

简述

时间：前255-228年，凡28年

主要事件：范雎免相，荀子与赵王丹论兵，嬴柱为王三日，子楚继位，吕不韦为相、封文信侯，燕国谋赵败于廉颇，赵平原君死，燕攻齐败于田单，鲁仲连隐海上，楚国灭鲁，魏无忌回国抗秦，无忌之死，嬴政继位，吕不韦为仲父，郑国渠，廉颇英雄迟暮，赵李牧为将，嬴政杀嫪毐

（laoai），春申君之死，吕不韦被斥、服毒自杀，李斯说秦为相，李斯毒死韩非，秦灭韩，李牧被间死，灭赵，燕太子丹荆轲刺秦。

关键词： #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#荀子论兵 #人皆作之 #郑国渠 #荆轲刺秦王

五十二年，前255年

范雎免相

河东守王稽坐与诸侯通，弃市。应侯日以不怿。王临朝而叹，应侯请其故。王曰：“今武安君死，而郑安平、王稽等皆畔，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，吾是以忧！”应侯惧，不知所出。

燕客蔡泽蔡泽见应侯，应侯遂延以为上客，因荐于王。王召与语，大悦，拜为客卿。应侯因谢病免。王新悦蔡泽计画，遂以为相国。泽为相数月，免。

荀子论兵，长篇大论，头头是道。春秋时能做到，估计也不可能，孙子第一句就是兵者诡道也。到了战国此时，再来说什么仁者之兵，也已经没有什么用处。所以赵王也就一个字“善”处之。

这里也就是司马光做为史家，处处不忘进行儒家教育。

前251年燕王喜使栗腹约欢于赵，以五百金为赵王酒。反而言于燕王曰：“赵壮者皆死长平，其孤未壮，可伐也。”王召昌国君乐问之，对曰：“赵四战之国，其民习兵，不可。”王曰“吾以五而伐一。”对曰：“不可。”王怒。群臣皆以为可，乃发二千乘，栗腹将而攻，卿秦攻代。将渠曰：“与人通关约交，以五百金饮人之王，使者报而攻之，不祥；师必无功。”王不听，自将偏军随之。将渠引王之绶，王以足蹴

之。将渠泣曰：“臣非自为，为王也！”燕师至宋子，赵廉颇为将，逆击之，败栗腹于，败卿秦、乐乘于代，追北五百余里，遂围燕。燕人请和，赵人曰：“必令将渠处和。”燕王使将渠为相而处和，赵师乃解去。

赵平原君卒。

前250年，燕将攻齐聊城，拔之。或谮之燕王，燕将保聊城，不敢归。齐田单攻之，岁馀不下。鲁仲连乃为书，约之矢以射城中，遗燕将，为陈利害曰：“为公计者，不归燕则归齐。今独守孤城，齐兵日益而燕救不至，将何为乎？”燕将见书，泣三日，犹豫不能自决。欲归燕，已有隙；欲降齐，所杀虏于齐甚众，恐已降而后见辱。喟然叹曰：“与人刃我，宁我自刃！”遂自杀。聊城乱，田单克聊城。归，言鲁仲连于齐，欲爵之。仲连逃之海上，曰：“吾与富贵而诎于人，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！”

安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，子顺曰：“世无其人也；抑可以为次，其鲁仲连乎！”王曰：“鲁仲连强作之者，非体自然也。”子顺曰：“人皆作之。作之不止，乃成君子；作之不变，习与体成，则自然也。”

前245年，赵以廉颇为假相国，伐魏，取繁阳。赵孝成王薨，子悼襄王立，使武襄君乐乘代廉颇。廉颇怒，攻武襄君；武襄君走。廉颇出奔魏；久之，魏不能信用。赵师数困于秦，赵王思复得廉颇，廉颇亦思复用于赵。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。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，令毁之。廉颇见使者，一饭斗米，肉十斤，被甲上马，以示可用。使者还报曰：“廉将军虽老，尚善饭；然与臣坐，顷之三遗矢矣。”赵王以为老，遂不召。楚人阴使迎之。廉颇一为楚将，无功，曰：“我思用赵人！”卒死于寿春。

在秦国虎视眈眈之下，这六国还不忘自相残杀，纵然有高士、良将，能有什么作为呢，所以说亡六国者六国也。

春申君相楚立子

楚考烈王无子，春申君患之，求妇人宜子者甚众，进之，卒无子。赵人李园持其妹欲进诸楚王，闻其不宜子，恐久无宠，乃求为春申君舍人。已而谒归，故失期而还。春申君问之，李园曰：“齐王使人求臣之妹，

与其使者饮，故失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聘入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春申君遂纳之。既而有娠，李园使其妹说春申君曰：“楚王贵幸君，虽兄弟不如也。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，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，彼亦各贵其故所亲，君又安得常保此宠乎！非徒然也，君贵，用事久，多失礼于王之兄弟，兄弟立，祸且及身矣。今妾有娠而人莫知，妾幸君未久，诚以君之重，进妾于王，王必幸之。妾赖天而有男，则是君之子为王也。楚国尽可得，孰与身临不测之祸哉！”春申君大然之。乃出李园妹，谨舍而言诸楚王。王召入，幸之，遂生男，立为太子。

五十四年，王郊见上帝于雍

这个上帝是谁？

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侯

孝文王元年，前250年

冬，十月，己亥，王即位；三日薨。子楚立，是为庄襄王；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，夏姬为夏太后。

吕不韦为相国。

以河南洛阳十万户封相国不韦为文信侯。

前246年，韩欲疲秦人，使无东伐，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，凿泾水自仲山为渠，并北山，东注洛。中作而觉，秦人欲杀之。郑国曰：“臣为韩延数年之命，然渠成，亦秦万世之利也。”乃使卒为之。注填阨之水溉鹵鹵之地四万余顷，收皆亩一鍾，关中由是益富饶。

不知道如何评论，郑国渠和韩国没有什么关系吧

无忌抗秦

前247年，蒙骜帅师伐魏，取高都、汲。魏师数败，魏王患之，乃使人请信陵君于赵。信陵君畏得罪，不肯还，诫门下曰：“有敢为魏使通者死！”宾客莫敢谏。毛公、薛公见信陵君曰：“公子所以重于诸侯者，徒以有魏也。今魏急而公子不恤，一旦秦人克大梁，夷先王之宗庙，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！”语未卒，信陵君色变，趣驾还魏。魏王持信陵

君而泣，以为上将军。信陵君使人求援于诸侯。诸侯闻信陵君复为魏将，皆遣兵救魏。信陵君率五国之师败蒙骜于河外，蒙骜遁走。信陵君追至函谷关，抑之而还。

安陵人缩高之子仕于秦，秦使之守管。信陵君攻之不下，使人谓安陵君曰：“君其遣缩高，吾将仕之以五大夫，使为执节尉。”安陵君曰：

“安陵，小国也，不能必使其民。使者自往请之。”使吏导使者至缩高之所。使者致信陵君之命，缩高曰：“君之幸高也，将使高攻管也。夫父攻子守，人之笑也；见臣而下，是倍主也。父教子倍，亦非君之所喜。敢再拜辞！”使者以报信陵君。信陵君大怒，遣使之安陵君所曰：

“安陵之地，亦犹魏也。今吾攻管而不下，则秦兵及我，社稷必危矣。愿君生束缩高而致之！若君弗致，无忌将发十万之师以造安陵之城下。”安陵君曰：“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城也，手授太府之宪。宪之上篇曰：‘臣弑君，子弑父，有常不赦。国虽大赦，降城亡子不得与焉。’今缩高辞大位以全父子之义，而君曰‘必生致之’，是使我负襄王之诏而废太府之宪也，虽死，终不敢行！”缩高闻之曰：“信陵君为人，悍猛而自用，此辞必反为国祸。吾已全己，无违人臣之义矣，岂可使吾君有魏患乎！”乃之使者之舍，刎颈而死。信陵君闻之，缟素辟舍，使使者谢安陵君曰：“无忌，小人也，困于思虑，失言于君，请再拜辞罪！”

无忌之死

王使人行万金于魏以间信陵君，求得晋鄙客，令说魏王曰：“公子亡在外十年矣，今复为将，诸侯皆属，天下徒闻信陵君而不闻魏王矣。”王又数使人贺信陵君：“得为魏王未也？”魏王日闻其毁，不能不信，乃使人代信陵君将兵。信陵君自知再以毁废，乃谢病不朝，日夜以酒色自娱，凡四岁而卒。韩王往吊，其子荣之，以告子顺，子顺曰：“必辞之以礼！‘邻国君吊，君为之主。’今君不命子，则子无所受韩君也。”其子辞之。

天下徒闻信陵君而不闻魏王，这样的坏话，害了多少国，害了多少能臣良将

春申君无望之祸

李园妹为王后，李园亦贵用事，而恐春申君泄其语，阴养死士，欲杀春申君以灭口；国人颇有知之者。楚王病，朱英谓春申君曰：“世有无望之福，亦有无望之祸。今君处无望之世，事无望之主，安可以无无望之人乎！”春申君曰：“何谓无望之福？”曰：“君相楚二十余年矣，虽名相国，其实王也。王今病，旦暮薨，薨而君相幼主，因而当国，王长而反政，不即遂南面称孤，此所谓无望之福也。”“何谓无望之祸？”曰：“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，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。王薨，李园必先入，据权而杀君以灭口，此所谓无望之祸也。”“何谓无望之人？”曰：“君置臣郎中，王薨，李园先入，臣为君杀之，此所谓无望之人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足下置之。李园，弱人也，仆又善之。且何至此！”朱英知言不用，惧而亡去。后十七日，楚王薨，李园果先入，伏死士于棘门之内。春申君入，死士侠刺之，投其首于棘门之外；于是使吏尽捕诛春申君之家。太子立，是为幽王。

太史公评春申君

太史公曰：吾適楚，观春申君故城，宫室盛矣哉！初，春申君之说秦昭王，及出身遣楚太子归，何其智之明也！後制於李园，旄矣。语曰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”春申君失硃英之谓邪？黄歇辩智，权略秦、楚。太子获归，身作宰辅。珠炫赵客，邑开吴土。烈王寡胤，李园献女。无妄成灾，硃英徒语。

第一，事实与真相，黄歇死在政权交接之时是事实，而门人告誡他有无望之灾，却是后人杜撰出来的。

第二，外交关系的质押，就是签约的质押物，在战国时代通常是太子加相国，这是强国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他国的手段，在现代外交中，用什么来质押呢？台湾之于美国，就是中国的质押物，有人说台湾是中国的鞑丸，捏一下中国就要认输或者发躁。

吕不韦之死

初，王即位，年少，太后时时与文信侯私通。王益壮，文信侯恐事觉，祸及己，乃诈以舍人为宦者，进于太后。太后幸之，生二子，封为长信侯，以太原为国，政事皆决于；客求为舍人者甚众。王左右有与争言者，告实非宦者，王下吏治。惧，矫王御玺发兵，欲攻蕲年宫为乱。王使相国昌平君、昌文君发卒攻，战咸阳，斩首数百；败走，获之。秋，九月，夷三族；党与皆车裂灭宗；舍人罪轻者徙蜀，凡四千馀家。迁太后于雍阳宫，杀其二子。

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，不忍诛。

十年，前237年，冬，十月，文信侯免相，出就国。

文信侯就国岁余，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，请之。王恐其为变，乃赐文信侯书曰：“君何功于秦，封君河南，食十万户？何亲于秦，号称仲父？其与家属徙处蜀！”文信侯自知稍侵，恐诛。

十二年，前235文信侯饮鸩死，窃葬。其舍人临者，皆逐迁之。且曰：“自今以来，操国事不道如、不韦者，籍其门，视此！”

李斯之谋

前237年冬，十月，文信侯免相，出就国。

宗室大臣议曰：“诸侯人来仕者，皆为其主游间耳，请一切逐之。”于是大索，逐客。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，行，且上书曰：“昔穆公求士，西取由余于戎，东得百里于宛，迎蹇叔于宋，求丕豹、公孙支于晋，并国二十，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，诸侯亲服，至今治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，散六国之从，使之事秦。昭王得范雎，强公室，杜私门。此四君者，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观之，客何负于秦哉！夫色、乐、珠、玉不产于秦而王服御者众；取人则不然，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，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。是所重者在乎色、乐、珠、玉，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。臣闻太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；王者不却众庶，故能明其德；此五帝、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今乃弃黔崐首以资敌国，却宾客以业诸侯，所谓藉寇兵，赍盗粮者也。”王乃召李斯，复其官，除逐客之令。李斯至骊邑而还。王卒用李斯之谋，阴遣辩士赍金玉游说诸侯，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，不肯者利剑刺之，离其君臣之计，然后使良将随其后，数年之中，卒兼天下。

韩非子使秦身死

前233年，韩王纳地效玺，请为藩臣，使韩非来聘。韩非者，韩之诸公子也，善刑名法术之学，见韩之削弱，数以书干韩王，王不能用。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求人任贤，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，宽则宠名誉之人，急则用介胄之士，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。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，观往者得失之变，作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内·外储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五十六篇，十余万言。

王闻其贤，欲见之。非为韩使于秦，因上书说王曰：“今秦地方数千里，师名百万，号令赏罚，天下不如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，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，大王诚听臣说，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，赵不举，韩不亡，荆、魏不臣，齐、燕不亲，霸王之名不成，四邻诸侯不朝，大王斩臣以徇国，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。”王悦之，未任用。李斯嫉之，曰：“韩非，韩之诸公子也。今欲并诸侯，非终为韩不为秦，此人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归之，此自遗患也；不如以法诛之。”王以为然，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遗非药，令早自杀。韩非欲自陈，不得见。王后悔，使人赦之，非已死矣。

前231年，韩献南阳地。九月，发卒受地于韩。魏人献地。

代地震，自乐徐以西，北至平阴，台屋墙垣太半坏，地坼东西百三十步。

前230年，内史胜灭韩，虏韩王安，以其地置颍川郡。

李牧之死

公元前229年，王翦将上地兵下井陘，端和将河内兵共伐赵。赵李牧、司马尚御之。秦人多与赵王嬖臣郭开金，使毁牧及尚，言其欲反。赵王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之。李牧不受命，赵人捕而杀之；废司马尚。

悲乎，国之将亡，良将受毁

前228年，王翦击赵军，大破之，杀赵葱，颜聚亡，遂克邯郸，虏赵王迁。王如邯郸，故与母家有仇怨者皆杀之。还，从太原、上郡归。

王翦屯中山以临燕。赵公子嘉帅其宗数百人奔代，自立为代王。赵之亡，大夫稍稍归之，与燕合兵，军上谷。